

原住民社會工作文化能力的迷思

李宜勳ⁱⁱⁱ

摘要

文化、種族的差異對於社會工作實務的影響，自晚近以來一直都蔚為實務經驗反省和理論深究的焦點之一。然而，文化能力雖被廣泛納為倫理守則與專業知能的重要內涵，其中卻也凸顯了許多無論在理論的建構、知識的傳授，甚至應用於實務場域之時，難以解答釐清的困境。本文的目的，在於透過理論的辯證分析原住民社會工作文化能力的相關論述的盲點；以及藉由求學和實務經驗的反思，探討文化能力模式在教學傳承和服務場域的限制與不足。

關鍵字：原住民社會工作、文化能力、加拿大

ⁱ Lee, Yi-Hsun (Eli) ; Master of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Regina, Canada ; 現職 Youth Care Worker, Ranch Ehrlo Society

ⁱⁱ Email yishiunzan@hotmail.com

文化能力 (cultural competence) 的論述，根基於認定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之間的文化差異，將導致服務無法有效滿足需求；而強化社會工作者對於服務對象族群文化的認知則能夠提升服務的效能 (Fong, 2001; Sakamoto, 2007)。亦如加拿大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CASW)，將文化覺知 (cultural awareness) 和文化敏感度 (cultural sensitivity) 的相關能力明文規範於實務工作的倫理指引中 (CASW, 2005)。筆者所在的薩省 (Saskatchewan) 的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Saskatchew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SASW, 2017)，也將文化能力的內涵和細項更精細的界定於新版的實務工作準則。跨文化能力的論述發展至今，從早期檢視社會工作者與非裔服務對象的工作關係，逐漸擴大至其他少數移民族裔，並也引介至原住民領域的專業論述。

然而，文化能力的模式也面臨許多學者的批評和質疑。猶如 Pon (2009, p.59) 所言，文化能力是透過一種將非主流族群¹的「他者化」(otherizing)，並且使用非歧視性的語言來強化對於非主流的刻板印象。此外，Sakamoto 和 Pitner (2005) 論及，缺乏助人者對於自身價值觀與文化背景、及其社會位置的反思檢驗，文化能力的應用和功能僅止是在延續主流社會對其他族群的壓迫罷了。加拿大原住民社工學者 Raven Sinclair (2004) 亦認為，文化能力的教學內容，經常是以主流社會的視角為立基點。在缺乏原住民觀點、政治經濟與歷史脈絡的情況下，不僅將會加深對於原住民族群的歧視和刻板印象，亦會形塑出一種「受害者」才應該為本身的議題和困境負起最大責任的謬論 (p.52)。

本文的目的，在於透過理論的辯證分析原住民社會工作文化能力的相關論述的盲點；以及藉由求學和實務經驗的反思，探討文化能力模式在教學傳承和服務場域的限制與不足。本文雖以加拿大的經驗為出發點，亦會在文中亦會觸及台灣的相關文獻論述，以求內涵能夠回應到台灣的脈絡。

¹以西方或加拿大的脈絡，非主流泛指 non-Whites；而台灣則概括非漢人身分的族群。

原住民社會工作的文化能力— 如何界定？

原住民社會工作文化能力面臨的首要質疑之一，即是「什麼稱得上是文化能力的知識？誰的知識才算數？」(Jeffery, 2009, p.46) 縱使文化能力和文化敏感度的認知被廣泛地納入社會工作專業的範疇，其定義與內涵依舊無法取得明確的共識。如同 Baikie (2009) 所述，文化能力的詮釋往往只是呈現出專業主流社群、以及不同的原住民族群觀點之間，與內與外的權力互動的結果；不必然是真實且完整地呈現出原住民族群的知識架構。再者，「文化」本身從來都不是一種固著僵化的概念，反而會隨著環境因素和群體內部的相互影響而展現彈性和演化發展 (Dean, 2001; Pon, 2009)。所以，文化能力無論是在社會工作教學與實務評量上，很難維持一致與周延的論述。

其次，語言對於文化的傳承、解讀和學習有著絕對的重要性，卻往往在文化能力內涵的討論中甚少觸及 (Gray, Coates & Hetherington, 2007)。語言之於助人工作的重要性，絕非僅止於和服務對象的溝通層面，更重要的是語言不單形塑、並也承載著族群內部對於認知 (knowing)、行動 (doing) 與成為 (being) 的依據 (Ross, 2014)。以筆者閱讀過加拿大幾本原住民社工學者著作的經驗 (如 “*Seeking Mino-Pimatisiswin: An Aboriginal Approach of Helping*”; “*Wicihitowin: Aboriginal Social Work in Canada*”)，內文大量的引用原住民辭彙，雖然作者會以英文解釋該辭彙的內涵，但也會註解許多詞意並非能直接翻譯成文。例如，Michael Hart (2002) 在其所著的 “*Seeking Mino-Pimatisiswin: An Aboriginal Approach of Helping*” 便解釋，“*Mino-Pimatisiswin*” 一詞在原住民語言 (Cree) 中可以代表的是一種身心全人的圓滿和諧狀態；亦是代表著前往這種健康生活的行動；亦能指整個行動的過程。如此的辭彙概念充分展現語言和文化的複雜性；套用至相似的脈絡，語言的要素，對於非原住民語言為母語的助人者在熟拈「原住民文化」的期待中，形成一道難以跨越的障礙。

「原住民」並非單一群體，而是一種由眾多同質親近或異質疏離的文化、種

族群體建構起的社會標籤。異質與多元一直都是在原住民社會工作文化能力強調的概念（Weaver，1999），然而也是在實務應用上的一大挑戰。試想，當原住民進入到社會工作專業時，開始要學習「文化能力」，所謂的原住民文化能力的依據是以自身的認知為主；或是以學術社群的論述為主？又或者社會工作者本身若具有原住民身分，且對自身族群的文化脈絡有相當的熟悉程度，在面對其他不同原住民族群時，是否仍稱得上具有文化能力？這樣的議題討論，在界定文化能力的過程中付之闕如。

多元的原住民族群文化帶來的挑戰也反應在原住民社會工作的教學上，亦原住民族世界觀的認識論（epistemology）如何透過傳統的社會工作教育來實踐的議題（Sinclair，2004）。如同 Castellano、Stalwick 和 Wien（1986）所言，「洞見和理解只能透過觀察與經驗獲得」（p.172）。而陳翠臻（2014）也提及，「觀察學習是創造性行為的主要來源」（p.285）。傳統式的社會工作教育大部分的比例是透過課堂和書本的來學習，即便有進入服務場域的實習機會，對於以原住民世界觀（worldview）知識傳承方式的掌握還是有所侷限。況且，每個人帶著自己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解能力所框架的視角，對於經驗和觀察所得的知識內涵也不盡相同。加拿大原住民社工學者 Cyndy Baskin（2011）即表言，他「不認為自己對自身的文化理解有全然的能力（fully competent），更遑論是其他人」（p.57）。因此，要能精通、理解和全然的反應於統整論述和實務應用在充滿異質性的原住民族群之間，不免是過度又不切實際的期待。

原住民族群意象— 真實面貌？

對於文化能力內涵的質疑之一，如同前言所提，是在看待所謂客觀的社會現象描述的同時，忽略了解讀詮釋者自身所處的社會位置和視角，導致所謂的文化意象只呈現主流社會價值的判斷和歸因（Sakamoto & Pinter，2005；Sinclair，2004）。舉例而言，根據調查，筆者所在的薩省原住民身分的兒童僅佔薩省境內總兒童數百分之十五的比例；執此同時，接受家外安置的兒童保護個案，卻有百分之八十

具有原住民身分（Saskatchewan Child Welfare Report，2010，p.19）。其中緣由可以有許多不同角度的歸因，包含指責原住民家庭父母照顧功能的不健全、貧窮問題、高輟學率、物質濫用、高失業率等等。然而，若從原住民的觀點來看，便能理解這些歸因其實是原住民議題的表徵，反映出的是原住民長期以來被殖民與邊緣化的社會、經濟、歷史、甚至到社會福利政策的介入等脈絡因素底下交互作用的結果（RCAP，1996；Menzies，2007；United Nations，2014）。

回顧台灣，鍾美玲（2009）曾整理出台灣原住民社會福利的現況，歸納出原住民的兒童及婦女保護個案的人口比例相較於非原住民身分者來得高，因此原住民易成為潛在的受助者。然而，他同時也指出，台灣原住民的經濟和生活條件與非原住民相比來得更為困窘，其中許多成因來自於資本主義與相關制度設計運作上對於原住民生活型態的破壞（鍾美玲，2009）。換言之，倘若僅以相關數據來相對「客觀」地描述原住民的社會議題，單方面地將社會議題的表徵（如高風險的生活型態、貧窮等）歸因於個人或族群特質因素，卻無法綜融性地從個人、群體、社會、經濟等結構性制度的相互作用來分析和設計服務方案，文化能力的培養不過是在滿足主流價值觀對原住民的標籤和刻板印象（Baskin，2011）。

就實務層面而言，原住民社會工作的文化能力內涵，亦有可能是透過一種過度簡化的通論，來看待原住民的服務對象與社會工作者、或主流社會的差異（Sakamoto，2007；Blackstock，2009）。而這種通論，許多時候會產生一種謬誤的刻板印象而不自知，進而放大文化差異在實務場域中的影響。以台灣的研究為例，莊曉霞（2012）在其研究中提及，家庭暴力的案例在原住民部落發生時，有時面臨案家會以「家內事自行處理」的心態拒絕介入（p.158）。不過，根據嚴祥鸞（2009）的研究，在家庭暴力相對人²的介入方案中，也會出現「應該不需要保護令，家裡和諧都沒有了...」、「她會來告都是社工員教她亂告的...」的看法（p.115）。顯見，類似家內事的看法不見得只會特別出現在原住民之間。另則，

² 該研究並未特別強調族群身分之別，在此引用僅表示無族群區別的「一般」看法。

陳翠臻（2011）在其論述提及，在原住民部落服務的時候有些文化禁忌，例如炫耀學經歷、自以為人際關係很好、出爾反爾、挾資源以令族人等。這些禁忌，相對於文化能力的認知，更偏向社會工作者在面對每個服務對象及群體時，不可跨越的倫理界線與社會常規，不盡然與文化差異有絕對的相關。

綜上所述，文化能力內涵所呈現的族群意象，一方面有可能會因為缺乏更為完整周延的脈絡化分析，過度強化個別服務對象的標籤及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可能錯誤歸因，將文化差異視作社會工作實施成效上的唯一阻礙（Baskin, 2011）。另外，原住民社會工作文化能力討論的族群意象，大部分都是以立基於主流價值取向的「社會工作專業」作為視角，隱蔽了以原住民世界觀為主體而詮釋的社會、歷史脈絡，並排除了原住民文化背景和生活環境自然成形的助人模式和工作方法（Hart, 2009；Weaver & Congress, 2009）。換言之，缺乏批判性的思辯過程以及從原住民世界觀為主的詮釋論述，片面學習族群意象的文化認知，不見得有助於社會工作的服務成效。

文化能力架構下的助人者—「我自己」呢？

許多學者提出適時且不斷地自省（self-reflect）助人者本身的社會位置和文化背景，並挑戰文化能力知識的論述是如何形塑的，有助於回應文化能力架構對非主流群體過度標籤化及刻板印象的弊病（Dean, 2001；Darlymple & Burke, 2006；Sakamoto, 2007；Thomas & Green, 2007）。然而，在學習原住民的歷史脈絡、與實際助人工作的過程中，自省和回應自我往往會帶來許多不甚愉悅的負面情緒及自我懷疑。

Bishop（2002）曾討論過，當一個來自主流群體的人在認知到其他族群是如何被主流價值所建構的制度所壓迫時，通常會引發羞愧與罪惡感，因此嘗試著不要將自己視為一個「壞人」（bad person）很重要（p.115）。例如，筆者在課堂上曾目睹許多白人同學，聽著教授敘述加拿大政府如何透過寄宿學校（Residential Schools）、藉用社工的公權力強制將原住民兒童帶離原生家庭（Sixties Scoop）

等殖民壓迫的政策，油然而生很強烈的罪惡感和負面情緒。

再則，也有些非原住民社會工作學生或實務工作者在接觸到原住民文化之後，以宣講原住民文化的意涵或進行文化儀式為己任，並開始試著「成為」原住民。實際上，筆者並不反對社會工作者進入原住民文化並參與其中，進而有機會成為該群體的一份子。不過，在這樣的行動目的和過程裡，有幾點值得特別討論。

首先，Bishop(2002)提醒，不要成為原住民社群眼中的「Wannabe」(p.118)。「Wannabe」在此意指只想成為其他人，而不是深刻了解並接受自己族群文化及歷史脈絡的人。如此現象，通常是基於自己無法面對及接受所屬的主流族群過去對其他族群的迫害，想藉由成為其他族群，而逃避在自身原生群體內進行倡導、改變、行動的責任。其次，原住民社工學者(Hart, 2009; Baskin, 2011)質疑引用原住民的傳統知識和儀式納入社會工作的文化能力內涵，容易產生文化的誤解與扭曲(cultural appropriation)。換言之，將原住民文化的內涵應用至社會工作的教學和方案，必須經過相當嚴謹的過程以符合族人、耆老的期待和規範，其背後也須兼負起對於該原住民族群的責任(Baskin, 2011)。再者，Baikie(2009)和Baskin(2011)亦相同提到，以原住民觀點為本位的社會工作，相較於強調文化能力的架構，不是只關注在如何去認識、了解、應用「他人」的文化；而是必須先回歸到社會工作者自身，藉由探索與接納自己的身分背景與社會位置，才能夠區別什麼樣的文化價值觀點是自己的，什麼又是屬於原住民族群的。如此，才能在不同的情境底下，避免誤解和扭曲服務對象、乃至於特定原住民族群的文化意涵。

缺乏想像空間的倫理守則— 實務場域的困境

倫理守則是社會工作者在行為與判斷的準則依據，時刻指引和規範著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之間的關係界線。然而，在跨文化、種族的互動過程，以主流社會專業價值為根基的倫理守則，必然會面對許多混淆模糊的狀況。特別是在強調尊重「多元文化」和維繫「專業能力」的文化能力架構之下，社會工作專業，要

如何發展及包容在原住民相關服務場域矛盾的討論，通常無法明確聚焦。

首先，在情境解讀和需求評估時，過度放大與強調文化敏感度的社會工作者，很容易會陷入因為畏懼破壞原住民文化脈絡，或是質疑自身的判斷會否過度的有文化偏見（culturally biased），因而對於介入處遇與否產生猶疑的態度（Maiter，2009）。莊靜雯（2005）的研究也提醒，社會工作者「不能因為原住民的壓力因應模式較為負面，而就對其『軟性地放棄』」（p.70）。一如本文前述，文化能力有時會在無形中標籤化原住民服務對象的價值觀和行為。倘若，服務對象將社會工作者的介入視作一種文化及生活型態的破壞、抑或是全盤接受其長期受到壓迫的行為和反應模式當作常態，社會工作者在服務過程中對於專業訓練的應用和面對服務對象反饋的評斷拿捏，將會顯得困窘且無所適從。這樣的挑戰，顯見社會工作文化能力的論述自發展以來，一直將焦點放在如何了解與認識「他者」，而忽略了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自處（Baikie，2009；Walmsley，2009），自然無法在倫理守則的範疇內給予安定的導引。

社會工作者本身和原住民服務對象、及其實務的社區場域之間的關係型態，亦是文化能力架構與倫理守則兩者論述間缺乏交集的面向。多元文化主義的學者 R. Dean（2001）和 D. W. Sue（2001）接在其論述提到，助人者應該尋求在服務對象所處的文化團體與生活環境多接觸的機會，以增加對其文化意涵的了解。原住民社會工作學者（McKenzie，2002；Absolon，2009；Baskin，2011），也多所提醒社會工作者應該多和其服務的社區、社群和文化互動。Absolon（2009）即言，和社區保持「多重關係」（multi-layered relationships）（p.188），一方面有助於學習了解該文化群體的人們和文化；另一方面也能強化相互信任和尊重的互動關係。相關論述更指出，社會工作者適當的自我揭露、與服務對象發展非正式的關係型態，進而和社區整體建立良好合作關係並強化連結的重要性（陳穆儀，2001；Yellow Bird，2000；Ross，2014）。

言及於此，多元和非正式的關係型態並不全然相容於專業倫理守則的規範。

以薩省的實務工作倫理指引為例，其中便明文規範社會工作者與結束服務關係者在二十四個月內不得有社交（social）關係（SASW，2017）。加拿大社會工作人員協會（CASW，2005）雖未特別明確限制與服務對象非正式關係的互動，卻也同樣未表明在這樣的互動型態下應該要如何維繫所謂的專業分際。

專業關係的倫理準則權衡與矛盾，不僅困惑「外來」的社會工作者，對於原住民「在地」或「原籍」的社會工作者。以台灣的論述為例，陳穆儀（2001）和莊靜雯（2005）的研究訪談論及，專業倫理準則背後的價值取向，常導致原住民籍社會工作者在「主流」價值取向和「原住民」文化脈絡之間需要更多的思辨和選擇。陳翠臻（2011）亦進一步論及，原住民籍的社會工作者，尤其是與該服務地區或服務對象間存有親屬、熟識的關係時，社會工作者的處遇判斷會產生心理的糾結和行動的挑戰。這些挑戰雖可視為「跨文化」價值取向的擺盪，某種程度加深了擴展文化能力論述和研究的必要性；不過，更重要的意涵在於，專業倫理守則缺乏在不同文化脈絡適用性和彈性空間的討論，「原住民文化能力」在社會工作的實務中，帶來的困惑遠比能解決的問題來得更大、更明顯。

結論

文化差異是真實的存在；然而，在多元主義的思潮，社會工作強調原住民文化和主流社會的差異被過於放大（Baikie，2009；Baskin，2009；2011）。缺乏周延完整的詮釋脈絡，原住民文化能力的內涵必然面對教學傳述和實務應用上模糊不清、以及深化刻板印象的標籤效應。誠如 Dean（2001）所言，面對跨文化的服務，重點不是社會工作者對服務族群的知識如何深厚，而是還有哪些面向是專業論述和經驗還不知道的。進一步地說，如何讓原住民的觀點、受服務的經驗、以及對社會工作的期待，真切地反映在社會工作的內涵與實務至關緊要（Gray et al.，2007）。

面臨文化差異的衝擊，原住民社會工作者對自我價值信念和經驗的安定感也會受到挑戰。如何調適自我認同，在複雜的跨族群文化脈絡底下發展並鞏固新的

自我定位 (Abrams & Moio, 2009), 亦無法透過教條式或原則性的文化能力理論來獲得相關指引。對於原住民籍的社會工作者, 或許因其身分而被內建具有「文化能力」, 導致在文化能力的相關文獻裡對於原住民籍社會工作者自我調適的討論並不多見。然而, 也由於原住民籍的社會工作者, 隨著其角色和身分在原住民社群內的多重關係而來的挑戰和困境來看, 文化能力的架構顯然無法處理這樣的議題。

因為服務場域的不同, 社會工作專業倫理的適用性必然難以一體適用。以西方或主流社會價值觀所建立起的助人關係, 期待著單一的專業互動。套用至重視以長期、多元、非正式互動關係的原住民文化環境, 顯然會讓社會工作者有無所適從的掙扎。然而, 回顧台灣的社會環境, 親切和多元的互動關係, 不也常出現在非都會地區的服務領域裡? 這種將多元關係型態歸納專為原住民社會工作的領域, 是否也只是深化了族群的刻板印象?

綜上所論, 原住民社會工作的文化能力, 對於缺乏原住民族群及文化互動經驗的社會工作者依舊提供初步的指引。然而, 猶如 Thompson (2012) 所言, 「人群之間的差異應該被視為一種值得欣賞和推崇的特點, 而非需要解決的問題」(p.5)。因此, 對於跨文化的社會工作者而言, 如何從服務和生活經驗中持續不斷地自我察覺和學習, 以期服務能符合真切的需求 (Dean; 2001; Sakamoto, 2007; Baskin, 2011), 而非僅將焦點侷限在文化能力的追求。從而, 才更有機會拓展和實踐社會工作多元彈性的樣貌。

參考書目

- 陳翠臻 (2011)。從部落經驗建構原鄉社工人員應有的文化能力與認知。 *社區發展季刊*，134: 483-497。
- 陳翠臻 (2014)。從文化能力角度探討臺灣社會工作推展對原住民族地區的衝擊。 *社區發展季刊*，148: 280-292。
- 莊靜雯(2005)。原住民籍社會工作者對原住民社會工作的想法——一位漢籍研究生的初探。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莊曉霞(2012)。原住民社會工作文化能力內涵之初探：以花蓮縣為例。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6(1): 133-182。
- 鍾美玲(2009)。非原住民社會工作文化能力之研究—以原鄉地區公部門社會工作者為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嚴祥鸞(2009)。家庭暴力防治之問題與挑戰：以相對人介入方案為例。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5(2)：109-124。
- Abrams, L.S. & Moio, J.A. (2009).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the cultural competence dilemma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45(2),245-261.
- Absolon, K. [Minogiiizhigokwe]. (2009). Navigating the landscape of practice: Dbagmowin of a helper. In Sinclair, R., Hart, M.A., & Bruyere, G. (Eds.), *Wicihitowin: Aboriginal Social Work In Canada* (pp. 172-199). Black Point, NS: Fernwood Publishing.
- Baikie, G. (2009). Indigenous-centred social work: Theorizing a social work way of being. In Sinclair, R., Hart, M.A., & Bruyere, G. (Eds.), *Wicihitowin: Aboriginal Social Work In Canada* (pp. 42-61). Black Point, NS: Fernwood Publishing.
- Baskin, C. (2011). *Strong helpers' teachings: The value of Indigenous knowledges in*

-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Toronto, ON: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Inc.
- Bishop, A. (2002). *Becoming an ally: Breaking the cycle of oppression in people (2nd Ed.)*. Halifax, NS: Fernwood Publishing.
- Blackstock, C. (2009). The occasional evil of angels: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Aboriginal peoples and social work. *First Peoples Child & Family Review*, 4(1), 28-37.
-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05). *Guidelines of Ethical Practice*. Retrieved from <https://casw-acts.ca/en/Code-of-Ethics>
- Castellano, M.B., Stalwick, H. & Wien, F. (1986). Native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Canada. *Canadian Social Work Review*, 4, 166-184
- Dean, R. (2001). The myth of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Families in Society*, 82(6), 623-630.
- Dalrymple, J. & Burke, B. (2006).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Social care and the law (2nd Ed)*.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Fong, R. (2001). Culturally competent social work practice: Past and Present. In Fong, R. & Furuto, S.B.C.L. (Eds.), *Culturally Competent Practice: Skills, Interventions, and Evaluations* (pp. 1-9).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Inc.
- Gray, M., Coates, J. & Hetherington, T. (2007). Hearing Indigenous voices in mainstream social work.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 88(1), 55-66. doi: 10.1606/1044-3894.3592
- Hart, M.A. (2002). *Seeking Mino-Pimatisiwin: An Aboriginal approach of helping*. Black Point, NS: Fernwood Publishing.
- Hart, M.A. (2009). Anti-colonial indigenous social work. In Sinclair, R., Hart, M.A., & Bruyere, G. (Eds.), *Wicihitowin: Aboriginal Social Work In Canada* (pp. 25-41). Black Point, NS: Fernwood Publishing.

- Jeffery, D. (2009). Meeting here and now: Reflections on raci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in social work encounters. In Strega, S. & Carriere, J. [Sohki Aski Esquao]. (Eds.), *Walking this Path Together: Anti-Racist and Anti-Oppressive Child Welfare Practice* (pp. 45-61). Black Point, NS: Fernwood Publishing.
- Maiter, S. (2009). Race matters: Social justice not assimilation or cultural competence. In Strega, S. & Carriere, J. [Sohki Aski Esquao]. (Eds.), *Walking this Path Together: Anti-Racist and Anti-Oppressive Child Welfare Practice* (pp. 62-77). Black Point, NS: Fernwood Publishing.
- McKenzie, B. (2002). Building community in West Region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In Wharf, B, (Eds.), *Community Work Approaches to Child Welfare* (p.152-162). Peterborough, ON: Broadview Press Ltd.
- Menzies, P. (2007). Understanding Aboriginal intergeneration trauma from a social work perspective.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Native Studies*, 27 (2), 367-392.
- Pon, G. (2009). Cultural competency as new racism: An ontology of forgetting. *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 20, 59-71. doi: 10.1080/10428230902871173
- 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 (1996).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 Ottawa, ON: Ministry of Supply and Services Canada.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gc.ca/webarchives/20071124125216/http://www.ainc-inac.gc.ca/ch/rcap/sg/sg1_e.html#0
- Ross, R. (2014). *Indigenous healing: Exploring traditional paths*. Toronto, ON: Penguin Canada Books Inc.
- Sakamoto, I. (2007). An anti-oppressive approach to cultural competence. *Canadian Social Work Review*, 24(1), 105-114.
- Sakamoto, I. & Pitner, R.O. (2005). Use of critical consciousness in anti-oppressive

- social work practice: Disentangling power dynamics at personal and structural leve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5, p.435-452. doi: 10.1093/bjsw/bch190
- Saskatchew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17). *Standards of Practice for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s in Saskatchewan*. Retrieved from <http://sasw.in1touch.org/uploaded/web/policies/SASW%20Standards-of-Practice-%20June%201%202017%20Approved.pdf>
- Saskatchewan Child Welfare Report.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publications.gov.sk.ca/details.cfm?p=73109>
- Sinclair, R. (2004). Aboriginal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Canada: Decolonizing pedagogy for the seventh generation. *First Nations Child & Family Caring Society of Canada*, 1(1), 49-61.
- Thomas, R. & Green, J. (2007). A way of life: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on anti-oppressive living. *First Peoples Child & Family Review*, 3(1), 91-104.
- Thompson, N. (2012). *Anti-discriminatory practice: Equality, diversity and social justice (5th Ed)*.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United Nations. (2014). *The situ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Canada*. A/HRC/27/52/Add.2. Retrieved from <http://unsr.jamesanaya.org/docs/countries/2014-report-canada-a-hrc-27-52-add-2-en.pdf>
- Walmsley, C. (2009). The practice of child welfare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 perspective for the non-indigenous social worker. In Strega, S. & Carriere, J. [Sohki Aski Esquao]. (Eds.), *Walking this Path Together: Anti-Racist and Anti-Oppressive Child Welfare Practice* (pp. 96-109). Black Point, NS: Fernwood Publishing.
- Weaver, H. (1999).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Defining

culturally competent services. *Social Work*, 44(3), 217-225.

Weaver, H. & Congress, E. (2009). Indigenous people in a landscape of risk: Teaching social work students about socially just social work respons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Social Work* 18(1-2), 166-179. doi: 10.1080/15313200902905435